

邪派高手

顾鸿 著

◎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人民出版社

● 第三集 ●

目 录

第一回	白发公公 黄毛稚子	荒山传绝艺 胆大伴虎眠	 (1)
第二回	存心挑衅 蓄意寻仇	拦途施辣手 寿筵起风云	 (88)
第三回	玄武决斗 柳园退敌	双仙腾杀气 小侠露锋芒	 (172)
第四回	为报师恩 追还血宝	索镖鬼王谷 远离长白山	 (262)
第五回	手足相残 阵前憬悟	五峰倾其主 巨擘泄玄机	 (361)
第六回	义胆忠肝 风声鹤唳	临危终不悔 怪客斗京师	 (442)
第七回	苦战双雄 强自出头	羊老魔败阵 秃头鹰身亡	 (526)
第八回	动地惊天 夫妻情重	夜破无门屋 勇闯微山湖	 (616)
第九回	居心叵测 胸怀坦荡	造谣欺君子 持正论英雄	 (725)
第十回	玉女痴情 语惊四座	倚怀寻好梦 女侠喜有徒	 (821)

第十一回	背主卖友 龙争虎斗	求荣终受辱 兄妹建奇功	 (909)
第十二回	感恩图报 诛凶灭丑	慨赠爱情珠 失陷飞鱼山	 (992)
第十三回	误中奸谋 雌雄莫辨	同行如敌国 庵主陷重囚	 (1089)
第十四回	拐似腾龙 剑如疾电	老魔难偿愿 侠女显神威	 (1161)
第十五回	毒困蛇涎 天生奇景	金针堪度劫 石林可练功	 (1268)
第十六回	意外相逢 奇峰突出	妙手除恶疾 姐弟雪亲仇	 (1359)

第九回

居心叵测 造谣欺君子 胸怀坦荡 持正论英雄

老妇这一招，原是试招，正如大夫替病人看病，第一剂药总是带有试探性质，并未存什么大希望的。等有了反应，第二剂便不同了。老妇用的正是这个手法，所以第一招给对方轻易躲过，她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与失望。

凌起石当然也有此想法，所以发出冷笑一声。但老妇的几个同伴的想法则不同，他见老妇第一招就迫使凌起石退避，实际上她已是胜了。

一招过后，出现三种不同想法，一下子变得静下来。

凌起石见对方转拐注视自己，不禁再冷冷发话，催她发招。

老妇报以一声冷笑，忿然道：“你接招吧！”两手一抡长拐横扫凌起石，招到中途忽然卷成圈，杖花飞散，恍如有数十根拐杖一齐向凌起石袭击。

老妇的拐杖使得神出鬼没，一口气使出了八招，把凌起石完全困在她拐风杖影之内，只见他如同醉汉，又如风卷残叶，东飞西荡，无法稳定。老妇一连八招，已尽出精华，却未能击中对方身体，心中不由的暗惊，但旁观的几个以为她已稳操胜券了，居然大声叫好，叫得老妇脸热。

“九招过去了，再发招呀，不必客气！”

“你别狂，有得你好受！”老妇拐杖归右手，腾出左手用剑配合拐杖夹击凌起石，又是猛烈攻势，招招狠毒无比。但是，她不管用招如何狠辣，如何阴险，用劲如何足，到头来总是白花气力，无法伤及凌起石半根汗毛，她心中一气一急，又惊又恨，用招更狠，也更劲。凌起石在连闪十多二十招之后，也还手了，但仍然是用空手，并未使用武器，老妇把剑收起之后，由空手而拐杖，早已把身份丢在脑后了。

双方酣战中，凌起石陡然一声长啸，声如龙吟，清劲异常，人也随声而起，拔高三丈以外，朗声道：“已经四十五招了，你记住，还有五招，你就要自己走路了。”

老妇自己心中有数，知道他并没有报大数，而且还只是说出她所发的招式，并未加上他自己的用招，而在实际上，他是可以加上他自己发招的数目的，他不那么做，可说十分公道了。

老妇有一个想法，她觉得凌起石的功力不但高深，且比她的估计更高深。他在激烈的恶斗中，居然能分心留意对方的招数，仅此一点已非常难了，何况还能还手，毫无所损。

老妇越想越不对劲，简直是心寒了。因此，最后这五招，她真不敢轻用，生怕今后要遵守诺言，凡他所到之处，她就要回避，那岂不糟透了？她如此想，真后悔早先把话说得太满了，她思索对策，终于想到一个下策，一挥手，叫同伴先走，准备自己在未用足五十招之前离去，这虽然有点耍赖的味道，但却不能说她是不守诺言。她从大处着眼，明知这是使奸，也要干一次了。

老妇主意打定，正要行动，陡见凌起石向她招手道：“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你跟我来，我也有话要问你。”

凌起石不理老妇是否肯跟他走，说完话，很有信心的转身就向上清宫右侧走去，去势甚疾，似有急事待办，老妇明知此去必有危险，吉凶未卜，但她好奇心仍在，略一考虑，马上就跟上去。

凌起石走得很快，老妇不得不加劲追赶，追到一座小山岗，看到凌起石已站在那里等她。她便问他：“你有什么话说？”

“我有几个疑问，我十分奇怪，我虽出道未久，只有几年，但是，却已经有三个人问过我跟公孙元是什么关系，你是第四个了。我想知道，你怎会怀疑我和公孙元有关系？你由哪一点看出我与公孙元有关系，公孙元是什么人？”

“你的武功，虽然很简单，其实很复杂，这是公孙派的武功招式，你既然懂得用，当然与他这一派有关联，但他这一派，人丁甚少，所以江湖上识得他这派武功的人不很多。”

“但你一看就看出了，你与公孙元有什么关系？”

“你大约想不到吧，我是公孙元的老婆，所以我一见你出手就知道你与他这一派有关。”

“你既然说了，我也不瞒你，大约有四年多了，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见到公孙前辈，并且和他在一起过了一段不太短的日子。”

凌起石和老妇叙起辈份，她竟然是凌起石的师母。但她与公孙元失散已许久，早就以为他物化了，怎知居然还活在人间，她渴望见到他，与他相叙。但凌起石对她的话有怀疑，不敢贸然具实以告，只是略为提及便岔开话题，避过再提及公孙元。

老妇不愿放过机会，追问不休，并且说：“他没跟你提

起过我？”

“我记不起了，恐怕没有，公孙前辈只谈当时眼前事，对于过去江湖上发生的事情，他甚少提及，人物也少提，所以，我除了跟他老人家学了一些实际的东西，就很少听到其他了。”

“哦！他还是这个脾性，一点没改！”老妇自语：“你记得他在什么地方？”

“记得不大清楚，而且，那地方，除非他预先知道你来，在路上等你，否则，你即使到了那里，也无法见得到他。”

“他不见人的？”

“他不喜欢应酬，他在住处周围布下重重阵图，非经他指点，不易通过进入。”

“你可以进入不？”

“我当然可以！”

“那么你有没有空陪我走一遭？我们都几十岁人了，来日无多，说不定能相叙得多少日子，能够在死前见到，叙叙，总是好的，你肯不肯帮这个忙？”

“很抱歉，我实在没有时间，我正要赶着去办一件事，抽身不得，请你原谅。”

“你没有空，也没办法，可能上天注定我们今生已无法会面了，我知道，他身体似乎强壮，其实有病，他也会想念我，希望能和我相会的，不过他为人好强，尽管内心如何想念，还是不肯说出口的，我们分手之后，音讯断绝，他也许以为我死了，正如我以为他不在人世一样，你无空，我不敢勉强你，你若果抽得出时间，就是不为我，也该为他着想

啊！再见了！”老妇无限失望地告别，凌起石也黯然。

老妇去了不远，忽又转了回头，道：“你虽然没空，不能陪我走一趟，把地点告诉我，总可以吧！只要找到附近，迟早总可能见到他吧？你肯不肯……”

“这个当然可以，只是怕你找不到。”

“我愿意试试。”

“那好吧！我告诉你，公孙前辈，哎呀……”话未说完，被老妇出其不意的点了三处大穴，登时受制于人了。

老妇点倒了凌起石之后，还怕他运功解穴，再加上两掌，以独门手法封死他的穴脉，毁去他的武功，相信他再无能为力了。然后才挟他坐起来，审问他的身世，查问公孙元的去处！

“你就是杀了我，也休想我会告诉你一句真话，我大不了一死，你就奈何不了我！你问吧，我不答！”

“你敢！”

“我为什么不敢，你可试试！”

“我就试！”老妇问：“你是公孙元的门人？他教了你什么？”

“这是我的事，你管不了。”

“你不说？”

“不说！”

“好吧，我看你充好汉充得多久！”说时，一拐杖击在凌起石的大腿，凌起石猛的震动一下，但没有叫，他忍住了。他瞥了一眼正在流血的大腿，恨恨地盯着老妇，却倔强地不吱一声。

老妇冷“哼”一声，自语地说：“充硬汉吧，看你充得

多久！”拐杖一顿，地也震动了。

凌起石冷冷一瞥，撇嘴笑说：“你还花这气力作甚？我已不能反抗了，你要杀我还不容易，何苦花这么大的气力。”

老妇听来如火添油，目露凶光，杀气上脸，但凌起石非但不惧，更刺激她：“动手啊，你几十岁人了，当然不会未杀过人，杀多一个和杀少一个有什么分别，何必疑虑多多。”

老妇料不到凌起石有此胆量，竟敢激怒自己，她为此而思索，终于忍住了气，再以杖叩其胫，道：“怎么，你真不肯说？”

“你叫我说什么呢？”

“你倒诈得真似呢！公孙元在哪里？说！”

“不知道，知道也不会告诉你听，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我就不信你会比铁还硬，你不说，是自讨苦吃，到头来还免不了要说，那是何苦呢？”

“你以为我会向你求饶？你想得倒真美啊，可惜你找错了对象。”

老妇发起脾气了，她挥动拐杖，一连打了凌起石十多下，用的气力倒不小。凌起石承受着，不吱一声，更不求饶，那份倔强态度，使老妇也为之动容，暗暗敬佩。

本来老妇要折磨他，待他求饶之后便挖苦他，不料他不但不求饶，连呻吟也无一句，这么一来，倒叫老妇不快了。她挺拐指着凌起石道：“你别以为我会害怕公孙元，不敢杀你，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一生怕过谁来？”

“你是公孙前辈的老婆，这是你自己说的，我没有记错吧？”

“你没有记错，你只是个傻瓜，居然会相信我孙二娘的话，活该你倒霉。”

“这么说，你不是公孙前辈的老婆了？”

“你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我不懂！”

“你不懂的事情多着呢！”老妇说：“我与公孙元是老相识，他的老婆我也认识，我把她杀了。我恨她，所以杀了！公孙元见异思迁，移心别向，我恨他，要找他算帐！他老婆不顾廉耻，横刀夺爱，我更恨她，所以杀了她，你明白了没有？”

“我明白了，你是爱上公孙前辈，想嫁给他，但他见你心狠手辣，不愿同你结婚，却和另一个人结了婚，你呷醋，把他老婆杀了，他恨你，不再和你往来，不愿见你，因此，躲了起来，你仍然爱他，也恨他，想找他，我没有说错吧？”

“你说得很对，你知道得太多了，也容你不得。”

“慢着，慢着，我还有话说。”

“好吧，你说！”

“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就明白了！”凌起石说：“早先，我对于生死已置于度外，但听了你这个故事，我的主意改变了，我不想死，你能不杀我吗？”

“唔，你也怕死了？哈哈，我以为你真是英雄好汉，所以才不怕死，原来也是狗熊，怕死怕得要命，既有现在，何必当初。”

“你先别高兴得太快，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你要我回答甚么？”

“我问你，你是否一定要杀我？不杀行不行？”

“你怕死了？求饶了？”

“不，你先回答了，我再说。”

“废话！你还想讨价还价？你还是交代后事吧！听到没有！”

“当然听到，我又不聋，怎会听不到。”

老妇听得勃然变色，骂道：“死到临头还要逞强，真是不知死活！”提拐怒喝：“本来我想留你一命的，偏是你不识好歹，自己找死，这可怨不得我，记住了，明年今日就是你的死忌了！”话声一落，拐杖斜斜自上而下，打向凌起石的头颅。凌起石见状，想到她如此狠毒，对一个已经无反抗能力的人也不肯放过，心中便涌起杀机，静待老妇拐杖打到，身子猝然向一侧，同时双手蓦伸，一把抓住杖头，趁势就地一滚，因为事出仓促，大出老妇意外，吓了她一怔，几乎连拐杖也给扯脱了。

老妇一怔之后，定了定神，立即振臂一抖，似乎要把凌起石摔个半死，消一消心中闷气。怎知一抖拐杖，却觉得轻如无物，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精神为之一振，目光如电，直射向凌起石身上。凌起石此时已放开了拐杖，屹立一边了。看他所站姿势，悠然自得，恍如早先全未发生过任何事。老妇是个识货之人，见此情形，已经明白了七八，悔恨自己刚才被人戏弄，贻笑天下。她兴念及此，愤如怒狮，舞动拐杖再作第三次进攻，攻势比先前更为狂烈，更为狠辣。

但是，此时的凌起石和先前也大不相同了。早先，他穴道被点，似乎武功尽失，任人愚弄折辱，也无法对付，此刻却龙精虎猛，威武异常，不但反应迅速，回避及时，而且，反击更为凌厉，他虽然只有一双肉掌，虚拍实拍，打前打后，

都暗蕴内力，非同小可，老妇有一根拐杖，亦无法拦挡得住他的攻势，常被他迫近，掌风扑到身上，感到隐隐作痛。老妇知道遇到真正劲敌了，便沉住气，左撩右拨，上砸下挑，打得十分谨慎，把凌起石当成平手，再也不敢如先前的嚣张大意了。

凌起石中了招，穴道受损，大腿又被重击，转眼之间居然会变成生龙活虎，这变化实在太速，也太大了，以至老妇一时无法明白。她对自己的点穴手法一直都具信心，而过去许多例子，足以支持她的信心，可是，事实却如此，怎不令老妇疑窦丛生？

老妇似乎用尽全力了，凌起石还是十分从容，并且越战越勇，身形也越快，快到成为一溜烟一般，一下子高二三丈，一下子贴地而来，跃高伏低，竟十分敏捷。

打了一会儿，老妇发觉自己打出去的招处处都被入封死，难以施展，而对方的攻势却是更难防御，她真怕八十老娘倒崩婴儿，心寒了。

老妇的伙伴并没有跟上来，凌起石也是一个人，所以，他们是一对一，十分公平。

老妇是越打越怯，凌起石是越打越勇，大约已打近二百招了，老妇已由主动变被动，由上风变下风了。这情形，对老妇来说实在不妙，但凌起石说话尖酸刻薄，叫她气怒填膺，虽处下风也不愿逃走。她在气恼中苦战，大有不惜以死相拼之势。

“老家伙，你知道我的厉害了？你有什么本事都掏出来吧，我还没有动过武器，你就已经支持不住了，我若使用武器，你更对付不了，你活了一大把年纪，我倒有点可怜你，

不想要你的性命，你发个誓，今后不再去找公 孙前辈的麻烦，我就饶你不死，你可否愿意？说吧！”

“废话！我出道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居然敢来教训老娘！我就是拼了老命，也决不受你威胁，你看着吧！”大怒中发招，真是使出拼命绝招了。

两个又展开第三阶段恶战，更见激烈，也更惊险了。

老妇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发出去的拐杖风声依旧，劲道却大不如前，凌起石已经有胆硬接来招，用掌力把拐杖震斜一边，使它失去准头了。到了这时候，强弱更明显，胜负已决了。老妇怕受辱，已经萌生短见，准备用自己的双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了。但她还未动手，她的同伴到了。来的是两个握刀的壮汉，老妇此刻如同遇溺的人，抓到一根稻草也寄以极大希望。在早先，她根本不把这两个壮汉放在眼内，不把 他们作同等看待的，对他们说话也是呼呼喝喝，尽是命令式的。不过，那是过去，这时却不同了，她叫两个壮汉帮忙，两个壮汉刚挥刀插手，她一个急退，飞步狂奔，迅速没入黑夜中，留下两个壮汉送死，她自己就逃了。

老妇逃了，两个壮汉在破口大骂中丢了性命。

凌起石清理战场，想到老妇的阴狠毒辣，不禁毛骨悚然。他看了两个壮汉最后一眼，便扬长而去，回转那间破败的道观，道观中还亮着一盏火光很弱的油灯，在夜风中被吹得闪晃不定，受火光照射的观中一切景物，也都因火光摇曳而变形，凌起石独对孤灯，虽然无所畏惧，也有孤寂的感觉。凌起石心念一转，便迅即离开破道观，直朝徐家奔去。

由破道观到徐家并不很远，凌起石跑得又快，不一会已进入徐家了，徐家本来守卫森严的，还养有几头西藏巨犬，

凶极了，它们是徐家最忠实的守卫者，曾经立过不少功劳，伤害了不少偷袭徐家的人，破坏了来犯者的计划，因此，徐家待它们很好。凌起石偷入徐家也曾惊动了它们，引起它们猖獗狂吠。可是凌起石的身形实在太快了，根本无一个守卫者发觉，他们以为巨犬乱吠，不予理会，喝退它们。

凌起石对徐家是陌生的，但对徐家的布置却十分熟悉，丝毫不陌生，因为，那是采用五行阵布置的，每一房一亭，一桌一几的布置都是有一定位置的，路口与转弯角的石墩，盆花，都有作用，若非熟悉阵图，撞了进去，就如走进天罗地网，要想脱出去，可就难了。因此，过去有人撞了进去，走了半夜，挨到天亮也仍然被困在徐家，逃不出去，终于被困住，惨死徐家。

凌起石可不是个盲头苍蝇，他居高临下，俯瞰徐家，一下子就看出是五行阵了。他想了想，存心跟徐家来个大捣乱，闹得痛快。主意一决，就按照自己的主意去做，把转弯角处的盆花与路口的石墩等饰物搬乱放置，然后再增添了一些饰物，改变了原来的布置，检视一片，感到满意了才罢休。

在徐家，凌起石发现了两个熟悉的人，一个是早先才跟他交过手的老妇，另一个是青松道人。见到老妇虽然有些惊异，却不至震动，见到青松道人，他就感到诧异了。他深知青松道人，人如其名，高风亮节，为人甚正派，绝非邪门可比，何以会在这个地方，难道外传失实，徐家是好人家？但这个老妇早先明是指自己为徐家的教师，何以她自己反而在徐家？而那个穿锦袍的人，从他举止言态看，当然便是主人了。

他听得锦袍人道：“青松道长，你是个出家人，怎么还

如此固执？人生不过几十寒暑，你也五十过外了，何必再如此？你把一切告诉我，我不但不难为你，还要多谢你呢！你何苦要和自己作对？”

青松道人摇了摇头道：“徐大人，你说迟了，如果你早说，还有补救，现在，迟了，来不及了。”

“道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锦袍人说。

青松道人闻言微微一笑，道：“你不能完全明白，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你该明白一半。”

“我会明白一半？我不懂！”

“其实这十分简单，我是一个出家人，长年岁月住在山野，多见禽兽少见人，若不能自己照料自己，早就死掉了！我自己会一点医术，亦认识一些药性！刚才你给我喝的茶，你比我更清楚，我还用说下去吗？”

“道长，你错了，那不是无可解救的毒药，只要你肯答允与我合作，我再给你一杯茶喝，包保你可以没事！你放心好了！”

“不！多谢了！我活到今天，也不算是夭折了！正如你徐大人所说，我是个出家人，对生死看得甚淡！你以为我会怕死，一定会听你的话，要跟你合作吗？不会的！我不能救人，已感内疚，更不容害人！你的第二杯茶，我知道会解第一杯茶的毒，但是，第二杯茶又如何？将来一样要你再给第三杯茶才解毒！长此下去，我便要长期受你控制！徐大人，你不必再想办法解救我了，我已暗运玄功，把毒迫进五脏六腑，即使华佗再世，也难救我一命……”

“你……”锦袍人激声说，似乎大为震怒，但却说下去！

“道长，你不要担心，什么样的毒我都能消解！”凌起石不能再等，从外边扑飞而入，双掌发劲，“轰隆”一声巨响，墙便塌了一幅，他就由缺口冲进去，可见他是多么心急。

凌起石的声音，青松道长听不出来，但老妇却听出来了。她又惊又怒地大喝：“好呀，你居然跟到这里来送死！”她口中说着话，拐杖已经递了出去，拦腰扫向凌起石。

锦袍人急问：“大娘，他是谁？”

“他就是早先我对你说的贼子！刚才给他跑了，这一趟他可跑不了啦！”她说着话，拐杖可不闲着，一招连一招，使得如怒龙翻江，声势吓人。锦袍人看了，认为她已占尽了上风，毋须怕凌起石了！因此，他见青松道人毒发，便走过去，要抓住他做人质，威胁凌起石。怎知凌起石并非处在下风，他早先与老妇打过一场，已经知道老妇的招数，应付起来十分方便，不似先前那么要捉摸了。他既然占了上风，就有余暇注意其他事物，他看到锦袍人向青松道人偷袭，生怕青松道人失算，一急之下，顾不了伤老妇，左手一掌劈出，震开老妇来招，右掌径劈老妇面门。招势极凶，掌风暗涌。她和凌起石打过一仗，已知他功力非同小可，这时急怒发招，用劲更足，她如何还敢硬接？见凌起石目光射向另一边，便知他目的不在自己，急忙斜闪，反手打出几枚暗器，人却向外跃奔，逃出去了。

锦袍人料不到会变得这么大，这么快，方自一愕，凌起石已经到了他身边，一手伸向他，他也练过武功的，早年还考过举人呢！但是，他就是年轻十岁，也绝非凌起石对手，何况此时凌起石乘怒狂攻，劲力十足，更非他所能阻拦得

住！他一掌打出，和凌起石的手背接实了恍如打在一块铁上，痛得缩手不迭，失声狂呼，退了几步。凌起石并不追他，只向他发出一记劈空掌。掌劲一发，锦袍人应声倒地，恍如早经排练成熟一样。

锦袍人爬不起来，躺在地上叫救命。凌起石不理睬他，急忙扶住青松道长，给他吃下解毒丸，再替他把脉。黯然说：“道长，照脉看，生命可以保存，但武功就难了。”

青松道人略为一定神之后，对凌起说：“谢谢你！不过，我是不行的了，你不必浪费精力，你快抓住这家伙做个人质，急速逃出去吧！这是个虎穴狼窝，不能耽待的，趁他的外援没到，你快走吧，稍后就迟了。”

“道长放心，他逃不了，他的人也进来不了。”

“你说什么？你把徐家所有的人都杀了？太残忍了！”

“不，道长不要误会，我入来并未杀害任何人，我只是把这里的阵法改变了一下。他们本是用来围困刺客的，我把他的阵图变了，他们就找不到进身，也找不到退路，变成瓮中之鳖，有翼难飞了。”

“啊，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你不急于抓人了。”

“道长，你现在觉得怎样？”

“我感到似有千百条蜈蚣毒蛇之类在身体里面乱窜乱咬，十分难受。”

“你不要担心，我用内力助你驱毒。”

“不，你先别这样，听我说！”

“你说吧，我听着。”

“我是不行的了，你不用多花精神了，你听我说，快抓住他，要他带路，把地牢、水牢中的人放了。据我所知，他